

上海译文出版社

彭斯诗钞

袁可嘉译

POEMS OF
ROBERT BURNS



彭斯诗钞

(增订本)

袁可嘉 译

POEMS OF
ROBERT BURNS

上海
译文出版社

Robert Burns
POEMS OF ROBERT BURNS

本书根据 The Centenary Burns, Edinburgh 版本译出

彭 斯 诗 钞

(增订本)

袁 可 嘉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2.25 插页 8 字数 209,000

1985 年 11 月第 2 版 198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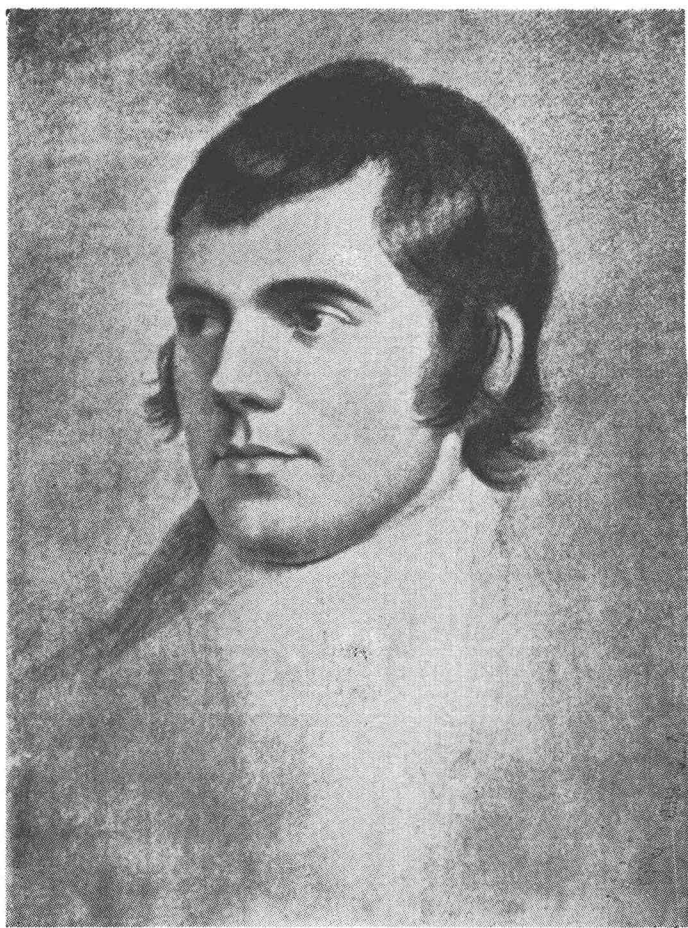
印数 19,502—22,000 册

书号: 10188·177 定价: 2.20 元

内 容 提 要

罗伯特·彭斯是十八世纪后期苏格兰杰出的农民诗人，也是苏格兰杰出的人民诗人。他的诗作有力地抨击了贵族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特别对于教会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他生动地反映了苏格兰农民的生活、习俗、思想和感情。他歌颂了法国大革命和苏格兰人反对外国侵略的英雄行为。他继承了民歌的传统，又以自己的创作丰富了这个传统。经他改编的数达三百余首的民歌在苏格兰极为流行，有不少是家喻户晓的。在艺术流派上，彭斯开了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先声。这里选译的一百首诗歌都是他的优秀作品，足以反映彭斯诗歌的主要面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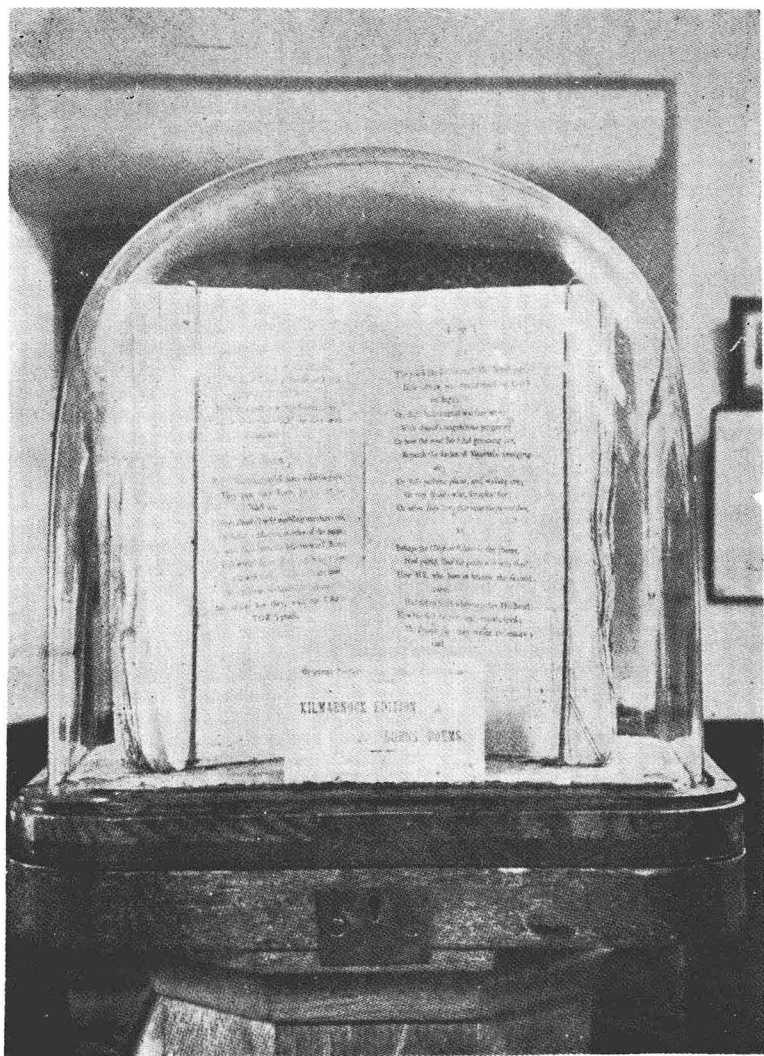
译本在1959年3月初版，1981年1月出过修订版，这次又经过全面的修改和增订，新译了十四首诗，增加了插图，以纪念彭斯第一部作品《诗集》（克尔马诺克，1786）出版二百周年。



彭 斯



克尔马诺克彭斯纪念馆



克尔马诺克版彭斯诗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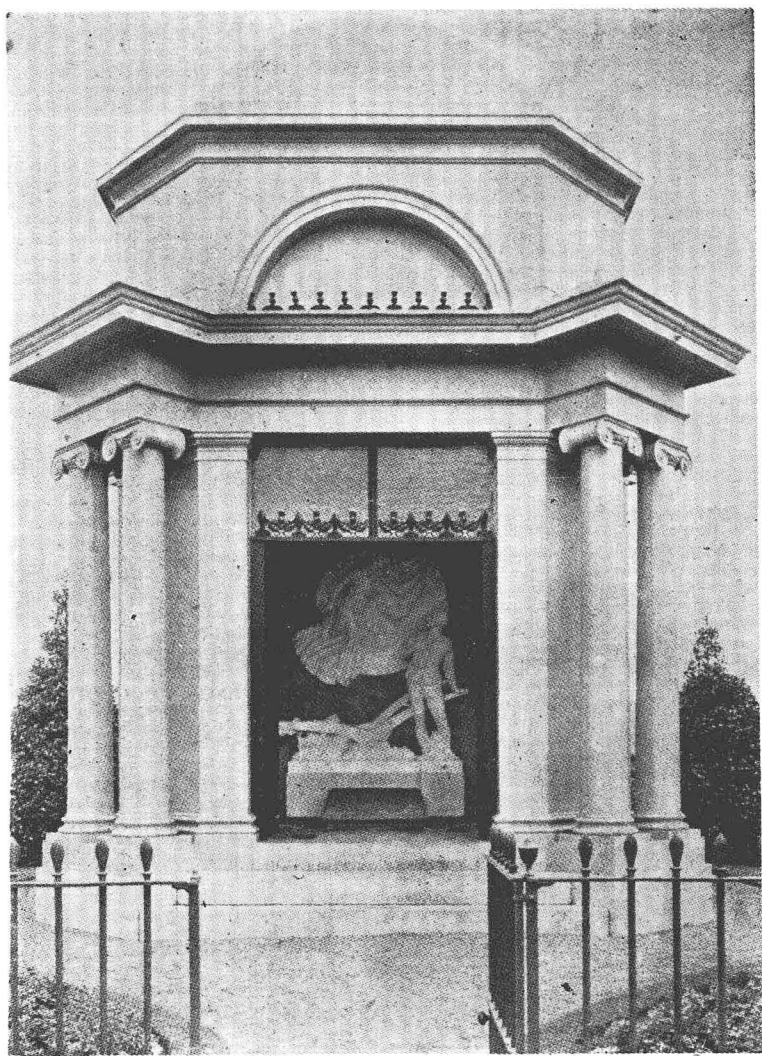
Men & Brethren,

I am truly sorry it is not
in my power to be at your quarterly meeting. — If I must
be absent in body, believe me I shall be present in spirit.
I suppose those who owe us monies by bill or otherwise will ap-
pear; I mean those we summoned. — If you please, I wish
you would delay prosecuting defaulters till I come home.
The Court is up, and I will be home before it sits down.
In the mean time ^{to take a note} of who appears and who does not
of our faulty debtors, will be right in my humble opi-
nion; and those who confess debt and waste days, I
think we should spare them. — Farewel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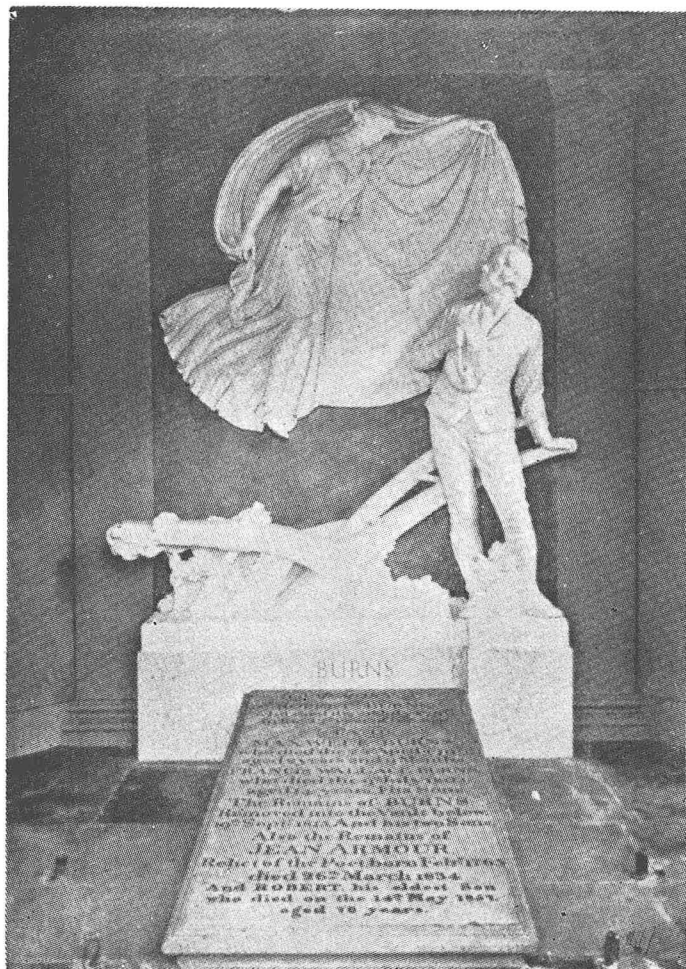
Within your dear Mansion may wayward Content
As wither'd Conny ne'er enter
May Secrecy round be the mystical bound,
And brotherly love be the center!

Edin^g 23 Aug. 7

Robt Burns



邓弗里斯彭斯纪念馆



彭斯纪念馆内部(邓弗里斯)

罗伯特·彭斯——苏格兰伟大的农民诗人

罗伯特·彭斯(一七五九——一七九六)象一颗彗星扫过十八世纪后期苏格兰的高空。

说他象彗星，一点不错，他在人间只活了三十七个年头，从第一部诗集出版(一七八六年七月三十一日)到他逝世也不过短短十年。虽说比起只活了二十六岁、写了五年诗的浪漫派诗人济慈来，彭斯已经算是幸运儿了，但他毕竟还是个早夭的天才。我们一想到，作为一个被压迫的农民诗人，他在何等贫病交迫的境遇中郁郁死去，我们就不能不感到强烈的同情和愤慨。

彭斯的名字在英语国家是无人不知的，在他的故乡苏格兰更是家喻户晓。为了纪念他而成立的群众团体——彭斯联谊会——在苏格兰境内就有几千个之多，在其它国家也有不少，因为彭斯不仅是苏格兰杰出的农民诗人，而且是属于全世界的一个杰出的人民诗人。

十八世纪后期的苏格兰承受着双重的灾难——阶级压

迫和民族压迫。地主贵族阶级和上升的资产阶级互相勾结，对工人、农民、手工业者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广泛而深入的圈地运动使大批农民丧失土地，流入城市，成为无依无靠的失业后备军。工业革命养肥了资本家，却通过应用机器而剥夺了手工业工人的就业机会。资本家利用大量剩余的劳动力迫使工人降低工资水平。另一方面自一七〇七年英帝国通过所谓“合并法案”吞并了苏格兰以后，安居伦敦的帝国的权贵对苏格兰的政治活动和经济利益更是千方百计地干涉、侵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苏格兰境内的发展冲毁了北方山地的封建制度残余，苏格兰民族大一统的局面随之出现。苏格兰人民在实际生活的教育下逐渐获得了朴素的阶级意识和强烈的民族感情。一七一五年和一七四五年的暴动标志着爱国主义情绪的新的高涨。法国革命前后在苏格兰各地展开的“人民之友”运动指明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倾向：支持法国革命，支持资产阶级急进派改革内政、扩大民主的要求。

随着民族、民主意识的觉醒，十八世纪的苏格兰看见了民族、民主文化的蓬勃发展。歌咏普通劳动者情绪生活的民歌和描述下层社会生活的戏剧都空前地复活起来。控制苏格兰已达两个世纪之久的长老教会虽然在大部分地区仍旧保持着它的权威，继续压迫着人民，但新光派(The New Lights)的出现却给了顽固的长老们以沉重的打击。甚至在

偏僻的乡村，开明的、信奉人道主义的新光派也获得了不少的追随者。彭斯本人以及他在故乡的许多朋友就是新光派的成员或拥护者。新时代的思潮象泛滥的洪水冲破了宗教改革以来的沉闷局面。

一七五九年一月二十五日罗伯特·彭斯诞生在苏格兰西南部艾尔郡一个叫做阿罗卫地方的一所茅屋中。父母亲都是贫苦的佃农。父亲威廉为人梗直，笃信教义，对于子弟的教育也很关心，使这位一代诗人在极端贫困的境遇中仍然跨进了文化的大门。彭斯读过荷马、莎士比亚、密尔顿和许多当代著名作家的作品；他能以英吉利语作诗，也略懂法文和拉丁文，他还学过简单的数学；更不用说他的诗和散文都有很高的造诣了。

彭斯一家七口租种为数不多的薄田为生，家境困苦，一年到头难得吃肉。母亲是个勤劳朴素的劳动妇女，生得一副好嗓子，常常引吭高歌。同时，守寡的姑姑白第·台维生常来帮忙，不时唱民歌给孩子们听。后来诗人在谈到这位对他颇有影响的姑姑时说：“她要算是拥有最大量有关古代神话、迷信、鬼怪故事的歌手了。”在她们的影响之下，彭斯接近了民歌，并且为苏格兰民歌的复活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诗人从小就跟随父亲下地干活，口袋里带着民歌选集。十五岁上他在打麦场上和一位少女相遇，恋爱和作诗同时

揭幕。从此以后，他一面劳动，一面孕育诗思，天黑了回到家里动笔写下，并且常常朗诵给友邻们听。彭斯的辉煌诗篇就这样在劳动中、生活中、群众中成长起来。他曾谦虚地自称“穿粗布衣”的“土才子”；用我们的话说，他当然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农民诗人。

从彭斯的作品来看，诗人是很关心国内外的政治斗争和宗教斗争的，而且一贯站在进步力量方面以诗歌作武器来进行歌颂或抨击。一七七六年的美国独立革命使他写出了《华盛顿将军生辰颂》——一曲“自由之英勇的乐章”。诗人在赞扬了美国人民的斗争以后，不能不想到英国在这场斗争中所扮演的可耻角色。诗人对镇压民族独立运动的大英帝国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屈服在乔治王朝统治之下的苏格兰的情况自然也只能引起他的感叹：“那自由之魂已向何处逃逸？”很自然地，诗人不禁追念起苏格兰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威廉·华莱士的辉煌业绩来了。

一七八九年的法国大革命是震撼十八世纪欧洲的巨大事件。彭斯以革命者的激情歌唱了它。著名的《自由树》是直接歌颂法国革命的诗篇。诗人认为有了这棵树——“法兰西树”——世界上就能有自由、平等、博爱、和平。他明白指出走遍英国全境他找不到这种树，因此祈求“古老的英格兰会种植这美名远扬的树枝”。另外二首著名的歌《苏格兰

人》、《有人因为正直而受穷》也是在法国大革命的刺激下写成的。《苏格兰人》是一首以古喻今的、慷慨激昂的赴战诗，很好地表现了诗人为了民族独立而战的英雄气概。诗句短促而有力：

打倒骄横的窃国大盗！
一个敌人死，十个暴君倒！
每一次攻击都带来自由！
我们干吧，或者死掉！

《有人因为正直而受穷》肯定了正直而贫困的普通劳动者的价值，对贵族老爷们表示了极度的轻蔑。诗人在结尾希望“普天之下人和人将成为兄弟”。

在反映国内政治生活的诗作中，诗人一贯支持以福克斯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急进派，反对以小庇特为首的保守党政府。他支持国内的社会改革，积极参加“人民之友”的活动。一七九三年英国对法国宣战以后，彭斯本人也因这些进步活动受到了政治迫害。在那年致罗伯特·格兰汉的信中，诗人尖锐地批评了英国政府，明确主张人民有权过问国事。^①

① 此外，彭斯还写了不少有关地方政治活动的诗，因为这些诗有较强的地方色彩，不宜介绍给我国的读者，故略而不论。

彭斯对于当时统治英国的地主贵族和资本家怀有深刻的憎恨。《一场梦》系统地嘲弄了国王、王后、首相小庇特、太子以及他们的御用文人，当时所谓桂冠诗人。《两只狗》生动地描写了地主对农民的压迫以及统治阶层荒淫无耻的生活。彭斯无疑深刻地体会到阶级压迫是何等的残酷，虽然他还不能明确指出消除这种压迫的根本道路：

你说的可是千真万确，
这一类把戏还经常演出：
不少识事明理、诚实可敬的人们，
连同他们的名声很好的家庭，
被连根拔起，一千二净，
为了满足某个混蛋的贪婪的心。

在《两只狗》里彭斯对绅士、太太们空虚无聊的精神生活更作了出色的揭露。

当时的统治阶级除了贵族、地主、资本家以外，还有头戴黑帽的长老和牧师。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中，教会向来是压迫人民的有效工具。彭斯写了一系列的讽刺诗来揭露教会的罪恶和教士的虚伪；它们构成彭斯讽刺诗歌中最杰出的部分。在这些篇章里诗人的讽刺艺术达到了顶峰：讽刺和幽默携手同行，尖锐锋利，刻骨入髓。长诗《圣集》描

写赶圣集的三种人们不同的心理和活动：普通人是为了寻开心；教会和牧师乘机传道，散布关于天堂地狱等等迷信；教士以及某些信徒一嘴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也就是彭斯所谓的“假正经”。彭斯通过这三种人物的并列对比取得了极大的讽刺效果。彭斯不仅嘲弄了教士，也嘲弄了有名无实的善男信女。

在宗教界内部的斗争方面，诗人一贯支持比较开明的新光派。讽刺诗《威利神父的祷告》出色地表现了这种对宗教界内部进步力量的支持。威利神父是诗人故乡莫契林教区最最顽固的一个长老，他一再借口细事末节迫害彭斯的友人、新光派成员格文·汉密尔顿，并且几度向上级教会控诉，终于败北。彭斯在得意之余，替威利撰了一个祷词，无情地揭露了他那丑恶的灵魂。我们又一次看到诗人擅长的对照法。威利刚替自己抹上白粉，自夸“我克制热情，当饮酒者饮酒，骂人者骂人”，便立刻招认“淫欲也往往扰我心神，有时我信了世俗的标准，发展了劣根性”，把一切过失往世俗身上一推。更妙的是这个荒淫无耻的长老竟把这“肉欲的刺”直截了当地推到上帝身上去了：

也许您让这肉欲的刺，
从早到晚把您仆人缠住，
免得他以才能自恃，